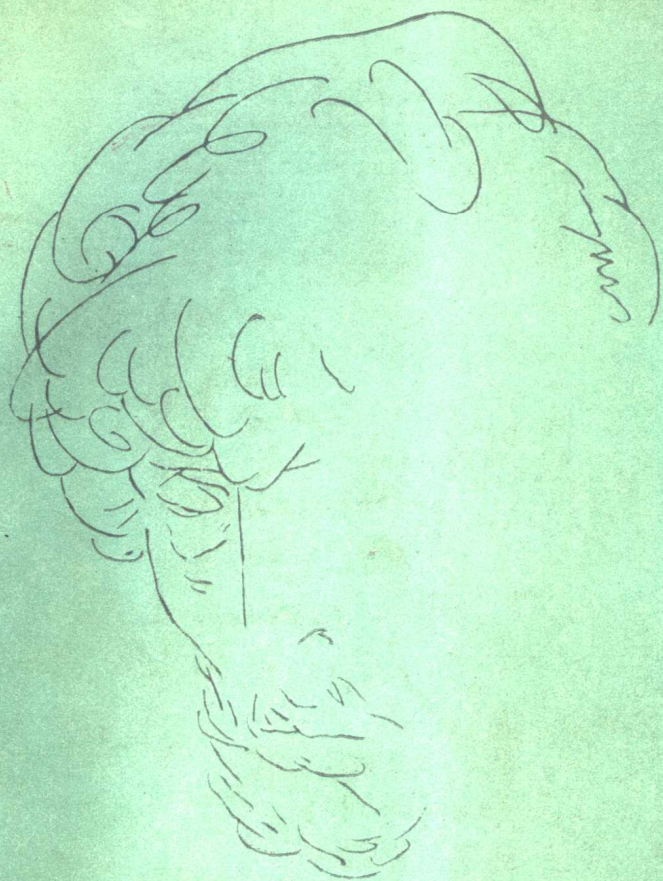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SULIANDAG DAI WEN XUECO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

〔苏〕B·田德里亚科夫 著
叶水夫 等译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

〔苏〕B·田德里亚柯夫 著

水 夫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

〔苏〕B·田德里亚柯夫 著

水 夫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2插页 375,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40册

统一书号：10091·1073 定价：1.95元

前 言

符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田德里亚科夫是当代苏联著名作家之一，现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作家五十年代所写的农村题材小说，六十年代以来所写的道德题材和青年教育题材小说，都已先后翻译介绍到我国来，成为广大读者乐于阅读的作品，文学工作者进行研究的课题。

田德里亚科夫1923年生于沃洛格达州一个农村职员家庭。1941年，正值田德里亚科夫中学毕业，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他立即奔赴前线，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斗。1943年8月他在哈尔科夫攻城战中负伤，退伍复员。复员后，田德里亚科夫在农村执教，并有一段时间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可以说，在他未及选择文学职业的年代，已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苏联农村生活。

1946年田德里亚科夫进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51年毕业。他从入学第二年开始发表作品。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国家生活激变，给文学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当时的苏联文学界一反过去的“无冲突论”，提出“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出版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田德里亚科夫从1953年底开始，十个月内连续发表三篇作品——《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阴雨天》和

《不称心的女婿》。作品引起普遍重视，争论也随之即起，田德里亚科夫本人就在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中步入知名作家行列。收入本集子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就是田德里亚科夫的成名作。

《堕落》等作品发表后，苏联文学界围绕歌颂与暴露，描写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等问题展开争论。在论争中田德里亚科夫提出：“文学的任务……是描绘正面事物和反面事物之间的斗争，是描绘新生与衰亡，新与旧之间的斗争；就是描绘作为一个过程的斗争……”^①他认为，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之间的斗争不仅是斗争的具体形式，而且是“斗争的主要内容”。田德里亚科夫就在提出这些艺术主张的1956年，献给苏联文坛一部长篇小说《死结》。《死结》体现了作家的艺术主张，其思想主题和故事内容是《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等前期作品的延续和发展，但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看作田德里亚科夫“农村散文”的代表作。

从《死结》问世到今天，田德里亚科夫又度过将近三十年的文学生涯。这三十年来，他紧追苏联现实生活的发展，有时赶在文学进程的前面，作为道德题材和青年教育题材的开拓者和知名作家，活跃于苏联文坛，写出了《审判》、《毕业典礼之夜》、《月蚀》、《六十支蜡烛》等当代文学名篇。

《堕落》写一个集体农庄主席蜕化变质的过程。红霞农庄主席伊凡·马尔凯洛维奇·楚普罗夫原是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实干家。他开垦荒地引种亚麻，发展饲养副业，从危机中挽救了农庄。但农庄的富裕和个人威信的提高使他滋长了

① 田德里亚科夫：《批评在生活 and 文学中的作用》，见《集体农庄生活和文学》一书，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174～175页。

唯意志论和利己主义思想，于是，他“先是很难把自己跟集体农庄分开，到后来就很难把自己的东西跟集体农庄的东西分开”了。他终于从一个廉洁奉公的干部堕落为一个公私不分、损公肥私的人，直发展到“心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的地步。楚普罗夫由于经常违反财经制度，拿不出票据，受到一个品德很坏的贪污分子——农庄会计的要挟而不能自拔。

《堕落》以写事件为主，人物描写缺乏个性，有匆促成文的痕迹。今天来看，难以满足人们艺术鉴赏的需求。但作品直面人生，象一把锋利的匕首剖析了当时苏联社会产生蜕化分子的主客观条件，在粉饰太平的文学潮流将逝未逝的年代一展写实文学的雄姿，表达了当时人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有它不可抹煞的文学意义。作品问世的当年，田德里亚科夫就以“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著称了。“匆促”的文学特写也正以反映生活迅速为最大长处，适应了转变时代的生活节奏。

《死结》反映的是作家所理解的当代“斗争的主要内容”——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写了斗争的一个回合，一场斗争的全过程。但这场斗争饶有兴味，很有点特殊性。它不是简单地以革新者为一方，以官僚主义者为另一方，经过双方势力的较量，以优胜劣败告结束，而是写一个有革新宏愿的领导者，在上级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压力和个人权位观念的驱使下重蹈前任覆辙，致使工作一团糟，个人身败名裂的故事，以其展示斗争本身的深刻性、艰巨性，说明整个制度的改革及改革者之道德修养的重要。

作者以柯尔松诺伏原区委书记柯美列夫的葬礼作为故事的开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无怨的老书记死在岗位上。人们

怀念他的为人，却无法崇尚他的事业，因为他留下的是贫困的妻儿，破败的农庄。他的继任和他一样唯上级之命是从，不打折扣地执行脱离本地实际的计划，眼看土地撂荒，产乳量下降。不景气的农业现状是一场新旧斗争的序幕，它说明改革农业管理势在必行，预示着将有力挽狂澜的改革家出场。

改革家出场了。这是原区委宣传部长，三十五岁的曼苏罗夫。曼苏罗夫在小说第一部里以正面人物面貌出现。他有充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其热情、果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满于区里那种每况愈下的生产形势和死水一潭的日常生活，也不愿象老区委书记那样度过仅以操劳自慰而无现实意义的一生。人们看出，这是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物。曼苏罗夫以无情地揭露区里工作的缺点开始了他对官僚主义保守势力的斗争。曼苏罗夫不但素质优异，而且生逢其时。他在苏联农业改革决议发表的前夕崭露头角，所以受到州委支持，被任命为柯尔松诺伏区委书记。曼苏罗夫上任使人产生乐观的预感：他具备改革需要的有利条件，应当在未来的事业中取胜。

然而，在小说第二部里，故事沿着作家巧妙的构思向前发展，与主人公的宏愿相违，也出乎读者所料，胜利的不是曼苏罗夫。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曼苏罗夫开始革新就层层受阻。他想从本区土质实际出发扩种亚麻，由于上级不准缩减谷物播种面积而放弃。他企图变动农庄作业队的伐木地点，又因不能跨州而作罢。在曼苏罗夫未坐书记交椅之前，他把直接上司视为阻力，认为自己不是第一把手，难以施展才能，以至“象一颗蘑菇似地给寒霜冻僵了”。他那时以为，地位的改变，将是他事业的转机。现在，小小计划受阻，说明曼苏罗夫的新地位并不能改

变他的旧处境。他仍不能不在上级制定的脱离实际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工作，在雪片般飞来的指示中游泳。故事揭示出第一个中心思想：现行的计划制度，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曼苏罗夫施展才能的大敌。

曼苏罗夫要取胜，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道义力量冲破这种阻力。他具备不具备冲破阻力的素质呢？小说提出了第二个中心思想。认购优种牛事件考验了曼苏罗夫。曼苏罗夫头脑清醒，熟谙下情，深知本区保护原有牲畜过冬有很多困难，但在上级硬性推广优种牛，以认购优种牛头数来评价区委工作好坏的浮夸风中，他为了提高在领导心目中的身分，就硬着头皮认购个五百头，犯了冒进的错误。曼苏罗夫明知是冒险，他还要干。因为这符合他做人的逻辑，符合他的价值法则。他认为，“只有不安分的人才能推动生活前进”。冒险才“能干大事业”。冒险一旦成功，“州里将要谈论，报上将大肆宣扬，连莫斯科也将知道柯尔松诺伏区的光荣”。他的结论是“这险值得一冒”。

冒险带来祸害，农庄开始死牛。但仍有两条路摆在曼苏罗夫面前：对事业负责，承认冒进错误，实事求是地工作；或者，坚持错误，坑害群众，不惜以农庄的破产骗取片刻的辉煌。又是性格逻辑促使曼苏罗夫选择了后一条路。他认为“木已成舟”，不能却步，为维护他个人尊严和已得荣誉必须对中途倒下的人“毫不留情”。于是，为制止死牛现象的发展，他杀一儆百，以取消党籍相威胁，致使老集体农庄主席穆尔根自杀身亡。曼苏罗夫成了无意识的刽子手。

作家通过优种牛事件的描写展开一场戏剧性冲突。冲突如同一个结子，把曼苏罗夫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结子继续说明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危害，又充分显示了曼苏罗夫的道

德心理和性格特征。由于地位改变，罗曼苏夫的虚荣心膨胀，功名心滋长，“进取”心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改革者，而使他成了一个利欲熏心的冒险家。这样，田德里亚科夫就把道德修养、公私观，作为涉及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到改革家面前，把对苏联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同对人的精神价值的探索结合了起来。改革需要的不是势利之徒，而是出以公心的忠实领导人。

作家描写曼苏罗夫时掌握了艺术分寸。曼苏罗夫看重功名，但不是不可救药的野心家。在这样的干部犯了错误时，上级领导采取什么态度，是对领导人的考验。曼苏罗夫的冒进错误被揭露之后，州委书记库尔甘诺夫没有帮助他改正错误，反而利用他掩盖错误的心理和他盲目自信的弱点，让他在建造“先进”饲料车间的冒险举动中继续充当带头羊。曼苏罗夫为了以“新功绩”掩人耳目，以减轻牛死人亡的责任，也就再次迎合上级意图，领受了无法胜任的建造饲料车间的任务。然而，这次押宝没有成功。正当曼苏罗夫破土动工之际，由于正直干部的揭发，他的败绩彻底暴露了。曼苏罗夫被解职。一次改革的全过程以改革者的失败而告终。回顾上台下台的全过程，曼苏罗夫在痛苦中悟出了真情：他的整个处境象一个越拉越紧的“死结”，造成这难堪处境的外因是上级领导对他冒险举动的支持，因为他的每步错路都是在州委书记的要求、鼓励下走出的。但如今他看到，他所追随的领导在他陷入危难时给他安排堂皇的出路——去高级党校学习，不过是害怕牵连，用狡猾的手段脱掉干系而已！

小说第三部在交代曼苏罗夫的结局时，捎上几笔库尔甘诺夫，并以曼苏罗夫的眼光评价库尔甘诺夫，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它说

明，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领导方法并存，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久已通行的干部制度，也是苏联农业和各级农业领导人经常陷入“死结”境地的原因。

“死结”是田德里亚科夫的特殊艺术命题，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以后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曼苏罗夫的前任柯美列夫在“泥钵狂热”中也同曼苏罗夫一样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只因他照章办事无所创造，失败之后得以逃避追究。曼苏罗夫由于“进取”心胜，权位观念重，冒的险更大，失败得更惨，他就感到处在“越拉越紧”的“死结”中了。格梅津具有实实在在的首创精神，但他被任命接替曼苏罗夫的职位时，只是感到“忧心忡忡”，因为预感告诉他，等待他的也是“死结”的处境！反复出现的“死结”纠葛凝聚着作品的中心思想：那个年代苏联农业的计划、管理方法，推行于全社会的干部制度只能系上一个又一个的“死结”。要解开“死结”，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要有真正的解结人！

《死结》等作品曾在苏联文艺的转折年代轰动一时。但因译本有限，我国读者中熟悉它们的并不很多。今天我们重版田德里亚科夫五十年代写的两篇散文，就是要勾起大家对苏联文学中一些重要篇章的记忆。作品提出的问题可能已由生活本身逐一解决，或被时间磨钝了棱角，但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总有它出没的社会和文学原因，透过它的兴衰起落也能发现蕴含其中的规律性东西。何况，某些历史、社会和文学现象有时也会重演，说不定有的作品会象当初一样引起后人的兴趣呢。

——木 禾

目 录

前 言·····	(1)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	(1)
死 结·····	(73)

伊凡·楚普罗夫的墮落

〔苏〕B·田德里亚柯夫 著

水 夫 译

气候不象冬天，又不象秋天。雪还没有下过，可是被冻坏的小草已经在脚下发出脆裂的声音。

这几天，波查雷村最热闹的地方是集体农庄仓库的院子。正在按照劳动日分发粮食。沉重的库门朝两面大开着，门口停着一辆卡车。小伙子们脱掉大衣和棉衣，互相夸耀着自己的力气，或是要在女司磅员面前显本领，把一袋袋的粮食拖出来过磅。

女司磅员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包着绒毛的头巾，穿着漂亮的短皮大衣，她慌不忙地脱下绣花的无指手套，在凭单上做着记号，小伙子们却冷得瑟缩着，等着她做“搬上车！”的手势。

院子当中站着“红霞集体农庄”的主席伊凡·马尔凯洛维奇·楚普罗夫，他的短皮大衣敞着，两手插在口袋里，腿叉得很开。他皱着眉头，好象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似的，但是这副模样今天吓不了谁：在这种日子主席是不能生气的。

一匹灵活的瘦马拖着一辆轻便雪车跑进了院子。一个男孩从马头底下钻了出来，响亮地宣布道：

“尼基塔·库兹米奇来了！”

女司磅员的助手们都奔出去迎接客人。

“你好，尼基塔·库兹米奇！”

“你好久没有到我们这儿来了！”

雪车上跳下一个身材很高的人，他左右应接不暇地跟大

家握手。

“你们好，你们好，孩子们！”

集体农庄主席等着客人到他这边来。尼基塔·库兹米奇果然笑嘻嘻地走到主席跟前。

“你好，尼基塔，”楚普罗夫把手伸给他，说。“我生你的气了。足足有一年——你总是过门不入。我们来谈谈吧。为了欢迎你，就是稍微喝点酒也不罪过。对吗？”

“好，走吧，”尼基塔·库兹米奇表示同意。

集体农庄里每个人都希望能过好日子，但是新主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办法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楚普罗夫想把杰米扬诺夫林子里一片无用的小松林烧掉。说说倒简单——烧掉！就是说，要把所有的大树都砍掉，再把树桩挖出来。第一个支持新主席的人就是尼基塔·别斯索诺夫。

树林子被烧掉了。照说，现在只要在这块地方的灰烬上播种谷物就行了。但是楚普罗夫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黑麦和小麦，我们在林子里都不种。应当种亚麻，这样更有利！”于是大家又攻击主席，在会议上大叫大嚷：“庄稼又不多，你倒要种起亚麻来！要叫我们把你的亚麻跟菜汤一起吃吗？”第一个支持楚普罗夫的又是尼基塔·别斯索诺夫。

他们种了亚麻。亚麻长得很高，连牛犊到了里面都会迷路。他们在亚麻上赚了四万卢布。不管怎样，总得把钱分给大家吧。可是楚普罗夫又发起牛性：不让分！我们要造一个可以养五百头猪的猪圈！第一个支持楚普罗夫的当然又是尼基塔·别斯索诺夫。

过了两年他们从猪身上获得了十万卢布的收入。他们造

起了牛奶场……“红霞集体农庄”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又是良种的牲畜和家禽，又是全区最好的亚麻。而在各方面主席都是依靠他的朋友，集体农庄党支部书记尼基塔·库兹米奇·别斯索诺夫。

后来，当“红霞集体农庄”的一切困难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区党委推荐别斯索诺夫到一个大集体农庄“第二个五年计划”去担任主席。别斯索诺夫走了，从那时起，他跟楚普罗夫只有在区里开会的时候才碰头。现在到他这里来作客还是第一次。

楚普罗夫竭力配合着别斯索诺夫的豪迈的步伐，一面说道：

“明年在肉类供应方面我们一部分要缴臭肉。”

别斯索诺夫惊异地把两边的眉毛皱在一起。楚普罗夫得意地笑了笑：

“是的，缴臭肉。”

“这是给国家吗？”

“给国家。”

“怪事！”

楚普罗夫的红润的、胖胖的脸上保持着得意的笑容。别斯索诺夫知道，伊凡故意要作惊人之笔，所以不去问他：他自己憋不住会说的。

他们走到一块地方。这儿从前是荒地，长着稀稀朗朗的杜松，现在四周都围着高高的铁丝网，里面是一座座平顶的小木房。

一只黑色的小野兽把它的毛茸茸的尾巴在草上一甩，纵身一跳就钻进了附近的一座小木房，接着又从那边伸出了它

的鼻子尖尖的小脸。闪闪发光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人。

“这是玄狐，”楚普罗夫说。“不到春天的时候，我买了十只。繁殖出来的小玄狐已经长大了。冬天我们预备宰掉十五头，可以挣两万五千卢布。”

“这是我们这一带地方的新事业，”别斯索诺夫说。

“确实是新事业。可是你去问一问，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喂它们的？用臭肉。我们把肉放在铲子上递给它们，自己却被臭气薰得扭过头去。它们各种臭肉都吃。这些小东西很容易服侍，很容易服侍。花费很少。”

“就是说，你们是用臭肉喂它们的吗？”

“用臭了坏了的肉。”

“好，那么这些臭了坏了的肉怎么拿来当好肉缴呢？”

“非常简单。每缴一张玄狐皮，国家可以让我们少缴四十公斤肉。这是法律！我们要缴十五张玄狐皮。你算算看：可以省下六公担好肉。这对我们有利，国家也不吃亏。”

“真是个机灵鬼！”别斯索诺夫微笑了。他的脸很宽，颧骨很高，肩膀宽阔，骨瘦如柴，但是很结实，在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的脸上看到愉快的、几乎象婴儿的笑容，叫人很是奇怪。

“搞生产业务要会动脑筋，”楚普罗夫也微笑了。他拍了拍朋友的宽阔的背。“如果你们那里有马啊牛啊死掉，请送过来好了，我们可以买。这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再往前走呢还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已经造了一个可以养一千只鹅的鹅棚。”

新鹅棚造在池塘旁边高高的岸上，池子新结了冰，在周围披着霜的柳树的映照下显得象是深蓝的颜色。

“我们住在林子里，可是每一根圆木都要精打细算，”